

多情的牧羊人^{*}

費爾南多·佩索阿

1

在擁有你之前
我如平靜的僧侶愛慕基督一般
傾慕自然
現在我愛着自然
如同平靜的僧侶愛着聖母，
虔誠地、自我地、一如既往地，
但又更親密與動人。
和你一起穿過田野來到
河邊，我將河水看得更真切；
坐在你身旁看雲
我也能看得更明晰——
你沒奪走我的自然
你改變了它……
你把自然帶到我身邊
因為你的存在，我把它看得更明白，
但又如常
因為你愛我，我使用同樣的方式
去愛它，但更情深
因為你選擇了我去擁有你、愛你，
我的雙眼便久久將它凝視
對其它所有視如不見
我不後悔我曾不同
祇因我從未改變

2

春夜的月亮高懸
想起你，我才是完整的自己

奔過曠野的微風與我相遇
想起你，呢喃你的名字；
我不再是我：我是幸福的

明天你會來吧，你會同我一道去採花，
沿着田壟，
而我將和你一起去田間，看你採花。
我已經望見明天在採花的你，
和我一起，沿着
一道道田壟
但祇有當明天你真的來到田間，
同我一道採花，
那之於我才是快樂和真實

3

現在我感覺到了愛
便開始對香氣着迷。
過去我對芳香的花不感興趣
可現在我感受花香，
就像瞧一樣新東西。
我知道她們從來馥鬱，
如同清楚她們的存在
這些事情一眼便知。
但現在我感受她們時，
總和着後腦傳來的呼吸。
今天，花兒用芳醇將我飽餐
今天我不時驚醒，在看見之前嗅見。

4

每一天我都同歡樂和悲傷一起醒來，
從前我醒來時不帶一絲情緒，我祇醒來。
我快樂而悲傷，因為我將夢盡數丟失
因為我也許與我的夢處在同一個現實。
我不知如何去面對我的情緒。
我不知我為何形單影隻。
我想她說點甚麼隨便甚麼，
去再一次喚醒我。

* 此是佩索阿以“阿爾貝托·卡埃羅”的異名所寫的長詩。

愛情中的人和從前不同了，
但他除了自己，又誰都不是。

5

愛情是陪伴。
我已經不知如何獨自趕路，
因為我已不能再獨行。
一種有形的思緒催促我走快些
看少些，但同時又讓我想看盡一切。
她的缺席對我甚至已是陪伴。
我愛她，愛到不知如何將她渴求。

見不到她，我便在腦中將她勾繪，
我結實得如同高大的樹。
可看見她時我會顫抖，她不在時我的
所思
所想，都不知溜向了何方。
一切將我遺棄的力量組成了我的全部。
而一切現實，都如同嵌有她面孔的
向日葵，將我審視。

6

我徹夜無眠，看着她在每個角落，
都出現的身影，
每一次，我都用與相遇不同的方式
將她端詳。
我把關於她同我說話時模樣的回憶，
變成念想
而在每一分念想裡，她都因相似而迥異
愛就是想。
因為想她，我幾乎忘記了去感覺
我不清楚我想要甚麼，
想跟她要甚麼，可除了她
我想不了別的甚麼。
我擁有的，是一場巨大而歡快的分神
想遇見她時
我又情願不與她相遇，
祇是為了以後，不與她分離。
我不知道我想要甚麼，也不想知道
我想要甚麼，我祇
想她。
我不求任何人做任何事，也不求她，
我祇思念。

7

也許看得清楚的那個人沒有知覺，
也不會因超乎尋常而欣喜。
因為對待萬事都需要方式，
每樣東西也都有自己的方式，愛情亦是。
能望穿亂草看見田野的人，
無須幻覺去幫忙感知。
我愛過，但從未被愛，
並直到末尾才明白，
因為被愛祇是偶然，而非與生俱來。
她一如從前美麗，無論髮絲還是雙唇
我也一如從前，在田野裡伶仃一人。
就好像我本深埋頭顱，
想到這，便將頭顱高高昂起
讓鍍金的太陽為我拭乾，無法止住的淚慾
田野無垠，而愛意於心底埋藏着，
又是如此之深……！
我看見，然後遺忘，就像
滄海轉眼桑田，落葉紛飛

因為在感受，我無法開口
我如同聆聽旁人一般聆聽自己，
談到她時，我的聲音就好像她在說話。
她的頭髮金黃，有如烈日下的麥浪，
她唇間吐出的話語，彷彿不止是詞句。
我笑了，牙齒明亮，如水底卵石

8

多情的牧羊人丟失了牧羊杖
羊兒走散在山坡上
他因陷入沉思而未吹響牧笛
沒人來也沒人去。他再也找不回牧羊杖
別人將他咒罵，又幫他召聚群羊
其實，從沒有一個人，愛過他。

從山坡上、也從偽裝的真實裡起身，
他看到了一切：
巨大的山谷，充斥着無盡的濃綠
高大的遠山，真實過一切情感
現實的全部，和天空、微風、田野一起存在
(空氣再一次地，衝進他悶窒已久的肺葉)
他再次感覺到了胸腔裡
裹挾而入的自由，祇是這一次，交雜着痛楚。

周雪飛譯